

都市轶闻

“我是大家的粉丝！”

马承钧

近日在苏州举行的第26届金鸡奖颁奖典礼上,90岁高龄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女士被授予“中国电影终身成就奖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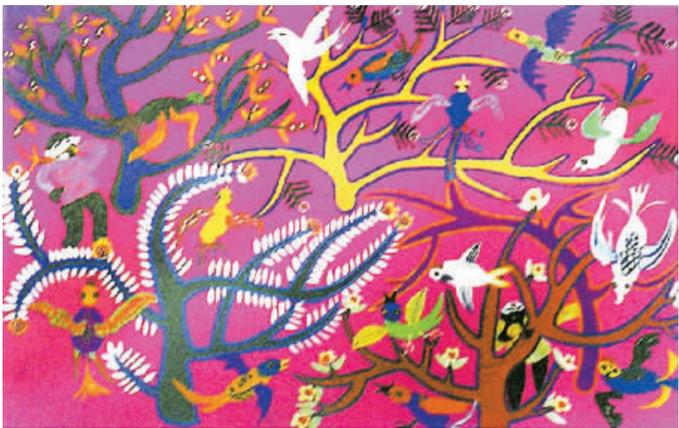
书画杂谈

周盛荣画竹

邵大箴

号称“四君子”的梅、兰、菊、竹,是我国传统文人画中常用的题材,它们具有的象征意义反映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。

周盛荣自幼爱好国画,他常用学习、工作的业余时间苦练线条,欣赏、临摹前人作品,自得其乐。



百鸟鸣春(国画)

周志权

新书架 《胭脂虎》 刘江

“胭脂虎”,古代多指妒妇、悍妻,这是对封建社会有参政、管理之才的女子的一种误解。

人的胆识和卓越的管理才能,托起了贾、王、史、薛四大家族的“整边天”,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、荡气回肠的管理神话。

小幽默 聪明的拾荒者 匡天龙

夫妻吵架,妻怒,常住窗外扔东西。吵毕,夫外出捡回东西。一日,再吵,妻再扔,夫再去捡,可东西已不见了。

捧得这杯那奖,多是风光一时昙花一现。究其原因,无非太过天真,好像自己就是当今的马·白兰度、凯瑟琳·赫本,恨不得天下人都当自己的粉丝。



初雪(水彩画)

冬努尔买买提

在这方便,周盛荣表现出自己的聪敏和悟性。他善于创造满构图的雪景大氛围,他更善于在大氛围中精心书写其中的核心部分——竹和鸟雀。

郑州地理

牛口峪

陈廷桢

牛口峪坐落在今郑州市北十五公里山腹地的黄河南岸。巍巍邙山自西向东迤迤而去。很久很久以前,咆哮万里的黄河水,到此受到南北方向山势的阻挡,汇聚成一泓宽阔的河湾,名曰:龟头湾。

旧时黄河从西部山区,流入平原,湍急的河水一入平原流速减缓,夹带泥沙沉积河底,河床增高,形成险工堤段,每遇暴雨,黄河频繁决口。

自带到到处查找此人,一天未果。将日落黄昏时分,在河南岸堤傍突然一农妇喊叫,得柱还不回家吃饭。

郑邑旧事

刘统勋堵杨桥口

孟庆军

故事和民间传说。清·乾隆二十六年(1721年)7月17日,大风暴雨数日,黄河水位陡涨,冲决中牟杨桥大堤。

24. 危机中的咸阳

比客卿再高一级的位子,那就只能是三公了。可李斯才三十八岁,如此年轻便位列三公,赢政好意思给他,也未必好意思坐啊。

对李斯来说,作不成三公,退而求其次,弄个九卿当也好的啊。客卿前面这个“客”字,有些类似今日代市长、代省长前面的“代”字。

日历翻到了赢政九年。刚庆祝完新年,秦国政坛上下的眼球,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眼球,都开始盯在即将于四月份举行的赢政的加冕大典之上。

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最为危险,而政局在权力交接时最为危险。李斯对吕不韦和嫪毐都知之甚深。面对赢政的即将亲政,吕不韦自然会有抗拒心理。

嫪毐和吕不韦不期而遇。嫪毐时年二十八岁,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早得很,更何况那时也没有退休一说。

嫪毐则和吕不韦不期而遇。嫪毐时年二十八岁,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早得很,更何况那时也没有退休一说。

“开坛元勋”阎崇年 “开坛元勋”和“一干零一人” 我在汽车上给女儿打电话,嘻嘻哈哈地说:“百家讲坛的‘黑社会老大’来了。”

女儿是“易粉”,一听这话,条件反射似的问:“易中天来了?”听到否定又猜“于丹来啦?”仍不是。她犹犹豫豫地说:“难道……是阎崇年?”

其实我很好奇女儿说句她平时调侃我的话:“恭喜你答对了。”但故意忍住没说,因为身边有位我认为不苟言笑的长者。

坐我身边的阎崇年听到这段母女对话,却开朗地笑了。清史专家阎崇年当然不可能是“黑社会老大”,但他在近三年百家讲坛专家家中的“老大”身份却不可动摇。

百家讲坛拍宣传照片,有一张拍的是所谓“四巨头”合影:身穿黑袍的阎崇年坐在大师椅上,一副“老太爷”神情,身后翘腿儿排开:易中天、于丹、王立群。我开玩笑说:这照片不伦不类。

阎崇年此行有点儿像被我“绑架”。2006年年初,山东省图书馆“大众讲堂”开堂不久,求我请人讲课。

我说:我才不信我请不到哪!我打电话给阎老师,此前我未见过他,但曾介绍山东一家大报的记者采访过他,从那一版文章,我知道阎崇年是山东蓬莱人。

时过境迁了八九个月才到来。春节电话拜年,我知道阎先生刚拍完北京展览画。

一大难题。作过家族企业高管的人,应该对此深有同感。因此,李斯要告太后的状,不得不谨慎从事。

说起来,李斯的面子就是大,他请来的代言人,不是球星,也不是影星歌星,居然是老天爷!这一年的二月早春,又有彗星出没在天空。

李斯道:“以臣之见,相国并无二心,不足为虑。” 赢政道:“以客卿之见,欲行兵变者,莫非嫪毐?”

李斯道:“是。” 赢政笑道:“闻宦嫪毐,太后的狗而已,不足为患。”

李斯无语告退。 且说李斯劝赢政不成,暗暗忧心,妻子问之,也默而不答。

按李斯,再表嫪毐。这一夜,嫪毐和其党羽借酒行乐,寻欢作乐。羽党之中有中大夫颜涿,善下围棋。

嫪毐借酒行乐,寻欢作乐。羽党之中有中大夫颜涿,善下围棋。嫪毐也喜下围棋,嫪大而棋臭,两人凑到一处,开始对弈。

嫪毐怒道:“因为我想不到。” 李斯认定:嫪毐不会引颈待殊。嫪毐必反,只在早晚而已。

李斯和嫪毐熟识,但在赢政和嫪毐之间,他无疑站在赢政这一边。他必须警告赢政,要小心提防嫪毐。

电视台关于清官疑案的节目,有一段休整时间,就说:“您得先兑现跟家乡人见面的承诺啊。”

新华书店“楼草打兔子”,在讲座的下午安排有在济南最大的书店签名售书。打出一面大旗,“百家讲坛‘开坛元勋’阎崇年签名售书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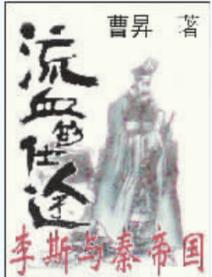
我在记者们身后,直捂着嘴乐,想:现在百家讲坛这帮专家面对镜头都成“老油条”啦!

前不不久百家讲坛制作“易中天访谈王立群”,中央电视台的访谈节目,却由易中天教授主持,岂不是“鸭子孵鸡瞎忙活”?

我问阎崇年夫人解立红远远地坐在记者身后喝茶。一听到这话,我笑道:“何不干脆说‘我是一千零一人’?多有趣?”

解立红说:“他不会这样说。他得考察清楚才能说,他是不是第一千零一人。”我哑然失笑,也问:“哪个机位拍我正面?”

我哑然失笑,也问:“哪个机位拍我正面?”易中天用“大佬”语气说:“这你就不要管了。”



曹异 著 流血仕途

李斯与秦帝国

连载

“开坛元勋”阎崇年

“开坛元勋”和“一干零一人”

我在汽车上给女儿打电话,嘻嘻哈哈地说:“百家讲坛的‘黑社会老大’来了。”

女儿是“易粉”,一听这话,条件反射似的问:“易中天来了?”听到否定又猜“于丹来啦?”仍不是。

其实我很好奇女儿说句她平时调侃我的话:“恭喜你答对了。”但故意忍住没说,因为身边有位我认为不苟言笑的长者。

坐我身边的阎崇年听到这段母女对话,却开朗地笑了。

清史专家阎崇年当然不可能是“黑社会老大”,但他在近三年百家讲坛专家家中的“老大”身份却不可动摇。

百家讲坛拍宣传照片,有一张拍的是所谓“四巨头”合影:身穿黑袍的阎崇年坐在大师椅上,一副“老太爷”神情,身后翘腿儿排开:易中天、于丹、王立群。

时过境迁了八九个月才到来。春节电话拜年,我知道阎先生刚拍完北京展览画。